

那山，那人，那苗寨

——十八洞村三代人的奋斗史

十八洞村的故事，离不开大山。山，是湘西大地的脊梁，也是人们奔向小康的屏障。

武陵山脉腹地，一个苗族村寨因山中溶洞众多而得名，又因摆脱贫困、走上小康生活而广为人知。它是习近平总书记“精准扶贫”重要论述首倡地—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。

困于大山，走出大山，又回归大山……这是十八洞村人与大山的纠缠，是一个村寨与千年贫困的抗争，也是一段为着小康梦想接续奋斗的历史。

1 山里的抗争

82岁的村民施成富，熟悉十八洞村每一个山沟。五六十多年前，他就是从一个个黢黑幽深的洞里，刨出一担又一担岩灰，一半撒在田里，一半卖到集市，才换回一家人的口粮。

施成富和妻子育有三子一女。家中4亩田，年产大米仅千余斤，压根儿不够吃。

这曾是十八洞村人共同面临的困境——“地无三尺平，多是斗笠丘”。人均耕地只有0.83亩，又因地处深山峡谷，日照短暂，多是靠天吃饭的“雷公田”，亩产很低。

“三沟两岔穷疙瘩，每天红薯苞谷饭，要想吃顿大米饭，除非生病有娃娃。”这是施成富自打记事起就会唱的山歌。

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。要活命，就得找生计。于是，他扛起锄头，背上扁担、箩筐、筛子和干粮，蹬着草鞋，一头钻进山洞挖岩灰。洞里伸手不见五指，地势险峻，有时还会遇上湍急的暗河，他就用嘴叼着火把，手脚并用地探路。

“越往下，岩灰就越好。”施成富说，优质的岩灰是天然肥料，却往往埋在洞的深处，挖出后，要用筛子仔细筛一遍，质地细密的才卖得出去。

好几次，挖着挖着，头顶突然掉碎石，他和同伴撒开腿就往外跑。安全起见，挖岩灰总要十几个青壮年同行，“洞要是垮下来，就给埋了。要是一个人去，埋了也没人知道。”施成富回忆。

挑着岩灰，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上3个小时，才能到邻乡集市。100斤岩灰能换10来斤米，却只够施成富一家人吃一天。那时，炒菜会拿根竹签包着布头，伸到油壶里蘸一蘸，再往锅边擦一擦，因为吃不到足够的油盐，壮年劳动力要吃饱，一顿恨不得吃上一斤米。

连续几十年的艰难光景里，施成富常常凌晨4点就出门，天黑了，才挑回一担稻谷、岩灰，背回一捆干柴、木料，第二天挑到集市上，换回一些吃食。

武陵山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。据湘西州志记载，1984年，湘西全州农业总人口中，尚有84%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，花垣县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。

苗家有句古话，叫“锄头落地养一家”。走不出大山的“施成富”们，凭一身力气，用一把锄头，开辟了一条活路。

这是6月29日拍摄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(无人机照片)。

■新华社发



在湘西十八洞村，十八洞村扶贫队长麻辉煌(左)与返乡大学生施林娇(中)一起直播推销土特产(5月15日摄)。

■新华社发



在湘西十八洞村，杨正邦在整理民宿(6月30日摄)。

■新华社发



这是6月29日拍摄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(无人机照片)。

■新华社发

2 山外的漂泊

上世纪90年代，17岁的村民杨正邦揣着苞谷粿，挤上了北去的列车。

市场经济的海洋里，人们追风逐浪。十八洞村的年轻人也翻山越岭，去寻找更多机会。

有一年春节，老乡带回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机和一件旧棉衣，点燃了杨正邦心里的念头——要去山外的世界闯荡。

那年3月，绿皮火车摇摇晃晃，把杨正邦带到大雪纷飞的沈阳。

老乡帮他在建筑工地找到工作，开砂浆搅拌机，操控升降梯。工地开伙时，他会多抓两个馒头带回蜗居的地下室，藏到枕头边，半夜饿了再吃。

山里人干活儿不怕苦，杨正邦很快得到工友们的认可。大伙儿看他年纪小，给他出主意：去找找电气队队长，跟他学电工，有了手艺就有饭碗。

杨正邦敲开了队长家门。“进了门，一脱鞋，袜子前露脚趾、后露脚跟，脸一下就红了。”多年后，他依然记得当时的窘态。队长看他诚心，收他当了学徒。

3 大山的憧憬

2013年，17岁的村民施林娇正在县城读高中。

她揣着借来的学费，搭车到了长沙参加声乐集训，想通过艺考上大学。当时，施林娇的父亲罹患重病，家境拮据。可家里人却不惜一切代价供她念书。

“爸妈都告诉我，有文化才能走得远。”施林娇的心底，藏着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渴望，承载着父辈告别深山的梦想。

“山里的孩子，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，想考得远一点。”中学时的施林娇，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，跑步、背书、做题，考入了县城最好的高中，后来又实现了“远一点”的心愿，考上浙江音乐学院。

也是那几年间，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，全国各地奔小康的步伐越走越快。

这一次，十八洞村走在了前列。宽阔的水泥路连通了山里和山外，水电网都通了，破旧房屋修葺一新，游客络绎不绝。

象牙塔里的施林娇，不时听到村里的好消息——

施成富爷爷家开起了农家乐，生意火得不得了，买了小轿车，说自己过上了“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”；

杨正邦叔叔从浙江回来了，先是当了义务讲解员和保洁员，又开饭店、建民宿，带头致富；

村里新发展了1000多亩猕猴桃，建了山泉水厂，村集体有钱了，每家每户还能分红；

……

2016年，十八洞村整村脱贫。全村人均

边做边学，8年后，杨正邦有了新打算：既然会看图纸了，能不能包点活儿自己干？

就这样，他回到湘西吉首当起了工头。可南方的建筑设计却与东北不同，“看到图纸就懵了。跌跌撞撞干了两年，干不成了。”杨正邦回忆。

进入新世纪，花垣县铅锌矿、锰矿开发如火如荼。杨正邦和村里许多青壮年劳力上了矿山。钱挣得不少，但风险也不小。成家后，他就不想再干“有今天没明天”的活儿了。

2010年，他去了浙江，找到一份网络信号维护的工作，要背着五六十斤的工具爬45米高的信号塔。最多的一天，他爬了10多次。工作数年间，杨正邦的手机信号从2G变成了3G、4G，月工资从800元涨到1800元。

走南闯北这些年，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飞出大山的鸟，哪里不受穷，就住哪里飞。四处漂泊，没有方向。

2013年11月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“精准扶贫”重要论述。

看到这则新闻时，“精准扶贫”四个字像一道闪亮的光芒，照在杨正邦心上。

马金柱提到的企业是哈尔滨健康农牧业有限公司。在企业车间，3条生产线马力全开，一粒粒玉米经过一道道加工完成“变形”，各种玉米即食产品从这个小山村销往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。企业董事长孙立娟指着一个盖着金色盖子的盒子说，这款主打的“方便玉米大碴粥”是专利产品，和市面上自发热小火锅是一个原理，市场前景不错。

“去年我们多次参加全国农产品对接会、展销会等活动，签订了2020年玉米即食食品预售订单1.2亿元。”孙立娟说。

小小玉米“华丽”转身，是黑龙江省贯彻发展“农头工尾”“粮头食尾”的缩影。

巴彦县扶贫开发办主任苏彦东说，作为全国产粮大县，巴彦县的不少玉米曾长期以原粮低价、初加工等方式销售，错失了深加工带来的可观利润。农业求发展，必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

立足研发，走精深加工道路是孙立娟的选择方向。健康农牧业公司与黑龙江省农科院建立了优质玉米种植示范基地，由农科院专家研发大碴粥专用种子，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，企业的路越走越宽。

玉米“变身”不仅使企业发展，还让农村摸到了脱贫致富好门路。

巴彦县投入扶贫资金370万元购置厂房，供健康农牧业公司使用，每年从企业获得固定收益分配给贫困户。此外，孙立娟免费为贫困户提供优质玉米种子和有机肥，企业按订单回收玉米，解决农民种难、卖难问题。

“我们主要采取小园种植模式和贫困户合作。”孙立娟说，农村小园子的污染少，可以达到有机食品的品质要求，而且小园模式也便于人工打理，精耕细作。

在贫困户中，老弱病残占一定比例。67岁的董国强前些年限出血，身体至今没完全康复。“合同有保底价，咋算都不亏。”他说，自己不能干重体力活，在自家园子种了一亩半新玉米品种，省力不说，挣钱还多。

“种子、肥都是企业送的，基本就是零成本。”马金柱说，以前种普通玉米，一年忙活下来，除去买种子、买肥这些赚到手一亩也就几百元，现在他像“绣花”一样精心照顾这些玉米，收入能翻好几倍。

苏彦东说，目前健康农牧业公司带动巴彦县145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，用自家小园种植大碴粥系列产品专用玉米品种1707亩，户均增收1800元左右。

“下一步我们打算再上几条生产线，争取达到10条，带动周边更多贫困户和其他村民。”孙立娟说。

(据新华社)

昔日“打一簸箕煮一锅” 如今康居乐业别“穷窝”

河北坝上“空心村”治理给百姓带来新生活

每天吃罢早饭，卢果花都抓紧走出大青沟镇恩泽苑小区的新家，赶到小区对面的服装加工扶贫工厂上班。“万万没想到，我们这偏僻杳无的庄户人，也能变成挣工资的上班族。”卢果花说。

卢果花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一名普通农妇，原来家住大青沟镇大井村风龙店自然村，一家4口人种着15亩贫瘠土地。这里地处坝上，气候干旱，村民们过着“种一坡、收一车、打一簸箕煮一锅”的苦日子。

村庄位置偏僻，孩子上学远，看病不方便，不少村民相继搬走。原来112户的村庄，只剩下41户人家。今昔对比，让卢果花感慨万分，“现在搬出来住上了新楼房，我每月挣3500元左右，我家那口子在周边菜地打工，每月也有5000元进账。”

卢果花是尚义县“空心村”治理的受益者。像她一样搬离“穷窝窝”的人，全县已有9334户、24218人。

尚义县毗邻内蒙古自治区，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。这里位置偏僻，土地贫瘠，多年平均降雨量不足400毫米，农村人口流失严重。全县172个行政村589个自然村中，93个行政村346个自然村空置率超过50%。耕地撂荒，宅基地闲置，村里残垣断壁多，村民上学、看病、出行都不方便。

为此，尚义县把“空心村”治理作为脱贫攻坚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，通过建设集中安置点、小型分散安置点和就地整治改造提升等手段，推进“空心村”治理。其中，全县三个中心镇安置区可安置11993户、31481人。

尚义县委书记王占理说，针对群众最关心的“搬出来靠什么生活”等问题，县里实施了“土地有序流转、村庄合理撤并、人口规模集聚、社区有效治理、产业创新发展”5大工程，确保群众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。

在紧挨县城工业园区的南壕堽镇天福苑安置区，60多栋安置房拔地而起，今年底将达到入住条件。南壕堽镇党委书记史志刚说，园区引进了辽宁大金凤机塔筒制造、马铃薯加工等产业项目，村民可就近就业。

“我家2口人，按照政策标准，只掏3000元就能住上50平方米的新楼房。”今年59岁的宋子兴是套里庄乡大卜村人，他选择搬到南壕堽镇天福苑安置区。以后，打工挣钱、看病就医都方便了，宋子兴对新家充满期待。

按照住宅小区和产业园区“两区同建”原则，尚义县打造了16个产业园区，引进了服装加工、肉鸡和肉牛养殖、肉制品精深加工、冷榨胡麻油深加工以及草莓、西瓜、彩椒种植等产业项目，保障群众就近就业。

对闲置的宅基地和腾退的土地，尚义县通过实施土地增减挂钩项目，提升土地效益。尚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张治龙说，2年多来，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已立项13个批次，涉及91个村，总规模6050亩。已完成跨省交易1000亩，复垦高标准农田500亩，复绿500亩。

(据新华社)

玉米“变形”记

种了大半辈子地的黑龙江省巴彦县中兴村村民马金柱想不到，往年一亩出不了几个钱的玉米现在却身价倍增，成了“香饽饽”。这里的奥秘就是马金柱种上了“高端玉米”。

今年马金柱改种了新的玉米品种，数量不多，就一亩地，但收益却能达到2000元左右。“一亩地一般能出3000多穗玉米，企业按协议给每穗的回收价是6毛钱。”他笑得合不拢嘴。

马金柱提到的企业是哈尔滨健康农牧业有限公司。在企业车间，3条生产线马力全开，一粒粒玉米经过一道道加工完成“变形”，各种玉米即食产品从这个小山村销往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。企业董事长孙立娟指着一个盖着金色盖子的盒子说，这款主打的“方便玉米大碴粥”是专利产品，和市面上自发热小火锅是一个原理，市场前景不错。

“去年我们多次参加全国农产品对接会、展销会等活动，签订了2020年玉米即食食品预售订单1.2亿元。”孙立娟说。

小小玉米“华丽”转身，是黑龙江省贯彻发展“农头工尾”“粮头食尾”的缩影。

巴彦县扶贫开发办主任苏彦东说，作为全国产粮大县，巴彦县的不少玉米曾长期以原粮低价、初加工等方式销售，错失了深加工带来的可观利润。农业求发展，必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

立足研发，走精深加工道路是孙立娟的选择方向。健康农牧业公司与黑龙江省农科院建立了优质玉米种植示范基地，由农科院专家研发大碴粥专用种子，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，企业的路越走越宽。

玉米“变身”不仅使企业发展，还让农村摸到了脱贫致富好门路。

巴彦县投入扶贫资金370万元购置厂房，供健康农牧业公司使用，每年从企业获得固定收益分配给贫困户。此外，孙立娟免费为贫困户提供优质玉米种子和有机肥，企业按订单回收玉米，解决农民种难、卖难问题。

“我们主要采取小园种植模式和贫困户合作。”孙立娟说，农村小园子的污染少，可以达到有机食品的品质要求，而且小园模式也便于人工打理，精耕细作。

在贫困户中，老弱病残占一定比例。67岁的董国强前些年限出血，身体至今没完全康复。“合同有保底价，咋算都不亏。”他说，自己不能干重体力活，在自家园子种了一亩半新玉米品种，省力不说，挣钱还多。

“种子、肥都是企业送的，基本就是零成本。”马金柱说，以前种普通玉米，一年忙活下来，除去买种子、买肥这些赚到手一亩也就几百元，现在他像“绣花”一样精心照顾这些玉米，收入能翻好几倍。

苏彦东说，目前健康农牧业公司带动巴彦县145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，用自家小园种植大碴粥系列产品专用玉米品种1707亩，户均增收1800元左右。

“下一步我们打算再上几条生产线，争取达到10条，带动周边更多贫困户和其他村民。”孙立娟说。

(新华社哈尔滨7月13日电)